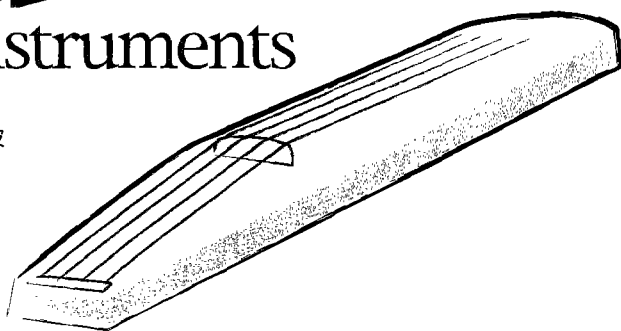


# Entering the World 琴江湖 of Ancient Instruments

文 / 张逸格 图 / 魏海波



平 沙落雁、潇湘水云、石上流泉、高山、流水、归去来辞……光是听听这些古朴高远、轻灵超逸的名字，是否就可以想见琴曲的陶然意境了？

古琴并不适合表演，因为它的声音很小，小到只有独自一人在静夜中才可品味，也只有此时才能聆听到一种发自古木琴腔的苍然龙吟。

“古琴？是古筝吧？”

“是敲的，还是弹的？”

“就是令狐冲和任盈盈弹《笑傲江湖》的那种琴？”  
……

这就是当我和朋友们谈起古琴时接触到的种种“嘴脸”，真是令我感叹千古知音今何在？悲也！不过，也真不能怪人家——全国会弹古琴的也就三千来人，还得连我这种刚会“拨拉”几下的算在内。

自幼五音不全，本以为今生与音乐无缘，却不料年过二十还能被人家称为“琴友”，真是喜慰之极！终于得尝孔圣人“三月不知肉味”的妙境。却不料琴也有江湖，而且还着实“艰深”呢！

“上当”

既然靠写字谋生，自然也就算得上“文学青年”，所

以里外三层的朋友都是“文艺工作者”。其中有个叫甫云的美术编辑（用他自己的话叫“排版的”），我们经常坐在被这个大男人布置得古香古色的房间中谈天说地，看竹帘铜鼎间一张古琴施然而置。那段时间经常听他操琴，弹一支《秋风辞》，然后谈论几句，再弹……令我这种颇为“小资”，又稍稍“清高”的“文学女青年”第一次感到了心灵的震颤和归属，就此难以自拔——直到懵懵懂懂地成了这个甫云的“女友”。

时间长了才知道，原来那会儿他也是初学，《秋风辞》不过是个练指法的入门小曲！此时大呼上当，可惜为时已晚，我对古琴痴迷已深。于是，我就缠着他学琴，他却高深莫测地一笑了之，后来被我逼急了才说：“你的性格太豪爽，不适合弹古琴，你的情绪比较适合用敲锣打鼓表达。”这种揶揄我焉能不懂！当然不肯放过他，于是我就成了他这个“古琴爱好者”的学生。

## 江湖

什么叫“江湖”？不过是一个圈子而已。古琴也有江湖和派别。

我刚刚学琴的时候，非常想找一些琴友切磋切磋，但习古琴的人实在是太少，不免有所想：“喜欢古琴的人应该都是恬淡之士，当然不能杂沓于江湖啦！”

可是，当我在网上搜索“古琴”时，竟发现了一批形形色色的古琴论坛、网站、评论，当即欣然而入，却没想到卷入了一场“江湖恩怨”！

其实，爱好古琴的人，除了各流派长老级前辈外，多数都是年轻人，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加入，带来了古琴发展的希望，也使古琴带有了时尚的味道，这些网站、论坛就是这些有生力量的贡献。

众多古琴论坛涌现，自然就有了“华山论剑”，问鼎者有三：渔樵问答、七弦渔乐、醒心琴韵。只要是弹古琴的，能上网的，都不免来这几处走走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时候久了就狼烟四起了。其中有些琴友，包括我和



甫云，都喜欢将诗词和古琴并谈，有一次甫云贴了一首诗：“弹琴易水流，妙股峨嵋峰……”调侃的语气不免招惹了一些专攻学术的琴友的反，于是，我们就大识其趣地开拓了自己的天地，名曰“古琴微言”，居然人气甚旺。

“古琴微言”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论坛，可也真是耗了我们一些心力，才知道：当版主不易，当古琴论坛的版主更加不易。不过，因为我们开办“古琴微言”的目的就是听琴人的百家之言，所以还真是结识了不少朋友。

## 朋友

我们最要好的朋友叫小城，是一位著名古琴艺术前辈的学生，也是我们的老师——不过他自己却不肯承认，总是说：“不要提教，就是大家一起玩！”当然也不肯收

学费。

小城为人非常方正。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他工作的街道工厂的宿舍，房间简朴，唯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的琴。我不禁疑惑，因为我很难把一个工人与心目中的古琴联系在一起。

后来我们成为了朋友才知道，小城从小就喜欢古琴，希望过一种淡泊、与世无争的日子，为此甚至出家做了和尚，却没有找到真正的“安静”，失望之下还俗来了北京这家小工厂。小城对生活的要求真的仅仅是“栖身”即可，平时除了工作就是研习古琴。

小城满脸的书卷气和清朗风骨，绝不是“做秀”！

我也是平生第一次相信，人的经历也许粗糙，但心灵却可以保持光滑如镜。小城的魏晋之风真是愧煞了我！

## 知音

古琴就是这样与众不同，别的乐器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也许会成为一堆废物，可古琴不同。制作古琴选料就很严格，以百年老木为上，取其古韵，许多琴人也是上下求索“老琴”而不得，像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琴“九霄环

佩”就是其中的国魂珍品。制作一张古琴往往历时几个月，雕琢的过程就像在塑造一个独一无二的灵魂，稍有疏忽，就会将一张上品变成“家具”！

古琴是有生命的，每一张古琴的声音绝不相同，或高古，或清脆，或松透，或绵长。就像一位终生如影随形的朋友，古琴的性情必是与其主人的性情相近的，时间越长，音质越是优秀，和操琴的人一同成长——琴音越来越醇厚，人的品德也越来越醇厚。古琴是值得代代相传的信物，下一代琴人操琴时，当会在苍苍龙吟声中体会到先人的情操与风骨。

我们先后有过六张古琴，现在只剩下了两张，却是一南一北两位大师的杰作。一张名“太古德音”，一张没有名字。良琴相伴，心灵往往也会荡涤清静，人生的“江湖”之争是躲也躲不开的，唯有此琴可以稍解浮躁性情——今生何幸良琴知音俱得！

编辑 刘中陆